

车桥战役：华中抗战反攻的破晓之战

淮安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蔡雨萌



如今的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 赵启瑞 摄

铁拳破局：转折时刻的战略亮剑

1944年春，日军集中兵力开始进行豫湘桂作战和支援太平洋战场，收缩防区，扩充伪军，导致战斗力下降，华中敌后战场发生了有利的变化，新四军基本上度过了严重困难阶段。

新四军第一师师长、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、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，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，沟通苏中与苏北、淮南、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，并为整风、整训工作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，决定在3月上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。

这关键的一仗，为什么选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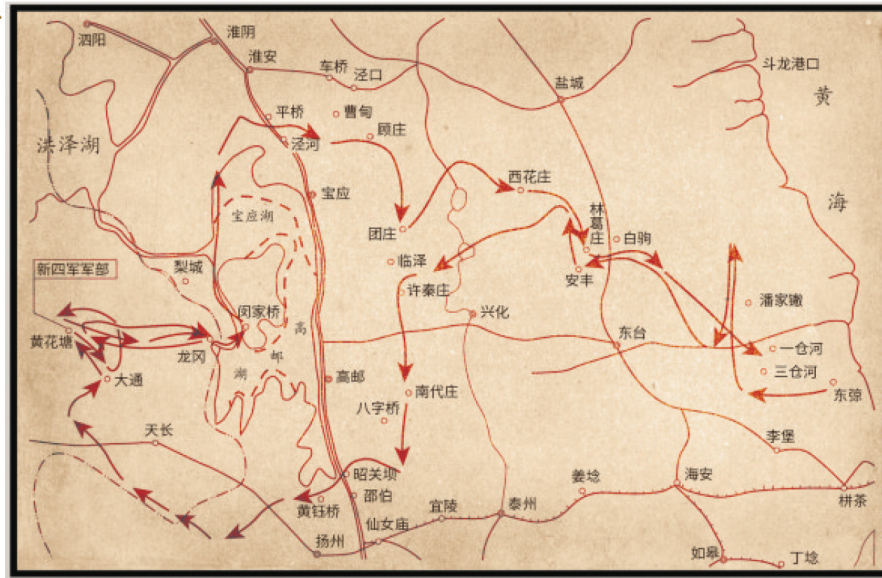
在车桥？这就不得不从车桥镇的地理位置说起，该镇是新四军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师和苏北、苏中、淮南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战役枢纽，居淮安城、泾口镇、泾河镇、曹甸镇之间，这里水陆交通便利、市场繁荣，是重要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区。1943年2月，日寇占据车桥。而后，他们在车桥大兴土木，加固了大圩子，挖宽了外壕，设置了铁丝网，并筑起53座碉堡。从此，车桥成为其控制淮安东南、宝应东北地区的重要据点，严重阻碍了新四军各区部队机动和物资流通。拿下车桥，苏北、苏中、淮南、淮北根据地就能连成一片，

可见其意义重大。

而为了打好这关键一仗，粟裕提前谋划了近一年。1943年6月，粟裕在赴军部驻地开会期间，有意识地选择路线，对沿途地形、道路、敌情进行实地调查。他认为车桥位于日军第64师团与第65师团的防区接合部，指挥协同存在“天然”缝隙，且守敌因据点坚固产生麻痹心理。经过半年深思熟虑，1944年2月，在中共苏中区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，粟裕提出了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，其核心论断为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，是敌人的心脏，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，敌人自以为安全，

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，正是最容易得手的地方，这是战争的辩证法，可以采取“掏心战术”，隐蔽接敌，突然进攻，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。

在反复权衡后，粟裕最终拍板“先攻车桥，后取泾口”的“掏心战术”；集中优势兵力，以迅雷之势拔除核心据点车桥，打乱敌部署，迫使周边据点之敌动摇甚至放弃，从而一举解放大片区域。为此，新四军第一师集结主力第一、第七、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等5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纵队，由副师长叶飞担任前线指挥，准备解放日寇口中“铁打的车桥”。



粟裕往返淮南新四军军部路线图 资料图片

碧血丹青：攻坚打援并举

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，战役正式打响，负责突袭攻坚的陶勇部率先发起进攻，在夜色掩护下直插车桥。

一时间，枪声大作，喊杀震天。突击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，越过外壕、架起云梯，攻进围墙。大部队随即跟进，仅用25分钟便攻占围墙上的所有碉堡，并迅速攻入镇内，分割包围各日伪军营地。经过激烈巷战，伪军1个大队被全歼。15时半，炮兵大队集中火力攻击日军驻守的小围和碉堡。黄昏，开始激烈

的攻击战，日军1个小队大部被歼，残敌退入大碉堡固守挣扎。我军积极攻坚，敌人顽固抵抗。

如粟裕所料，车桥被攻，附近据点的日伪军纷纷出援。而此时，粟裕已在车桥西北芦家滩预设了严密的打援阵地——南临涧河急流，北接芦苇沼泽。5日下午，日军第65师团步兵72旅团独立步兵60大队主力，在淮安集结700余人，分批乘卡车向车桥增援。15时，第一批援敌240余人乘7辆卡车进入伏击阵地，我军突然猛烈开

火，迫敌进入预设的地雷阵。地雷猛烈爆炸，一批日军瞬间毙命，余敌被迫退守韩庄。

夜幕降临，战火仍未停歇。当日20时许，第一团二营和第三军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队奋勇出击，与日军进行白刃战。刺刀碰撞铿锵，战士怒吼震天。面对擅长拼刺的日军，新四军战士毫无惧色，奋力搏杀。22时后，第一团一营由石桥头出击，战至6日凌晨2时，将窜入草荡边的残敌全部歼灭。这时，尚有40余名日伪军利用卡车

掩护在公路上顽抗。3时左右，第四批援敌120余人又进至小王庄、韩庄之线，与公路上的残敌会合，缩回韩庄固守。突击队立即向韩庄出击，日伪军未敢再战，乘车逃回周庄据点。与此同时，第三纵队于5日午后在大施河将曹甸、塔儿头来援日伪军100余人击退。

3月6日，车桥战役胜利结束。新四军乘胜追击，至3月13日，相继收复泾口、曹甸、周庄等日伪据点。



车桥战役陈列室展陈的枪械 赵启瑞 摄

历史转折：破晓之光与反攻序曲

经过一天两夜激烈拼杀，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65人，其中活捉24人，歼灭伪军483人，摧毁碉堡53座，缴获包括步兵炮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。

捷报传到了延安，八路军总部发布公告：“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之前，我军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。”新四军军部发来贺电：“车桥之役，连战皆捷，斩获奇巨，发挥了我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，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。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。”

在政治和精神层面，车桥战役的胜利意义尤为深远。新华社报道了《苏北新四军大捷，收复车桥》的消息，赞扬我军“以雄厚兵力”打了一个“大歼灭战”。《解放日报》也发表社论，祝贺车桥战役的胜利。战役在军事上实现了粟裕的战略构想，成功打通了苏中、苏北、淮南、淮北四大根据地的联系，使几大根据地连成一片。曾经凶悍的日寇成为强弩之

末，再无力量发动上规模的“扫荡”。

车桥战役绝非一次孤立战斗，它正式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。以此为起点，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乘胜扩大战果，陆续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。1944年，苏中根据地军民取得攻势作战的辉煌胜利，进行大小战斗178次，收复据点165处，扩大解放区6500平方公里，使96万人民获得解放。

八十载岁月如白驹过隙，涧河水依然静静流淌。战士们曾经在战场上手持的武器，如今静静陈列在纪念馆的展柜中，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“铁军”的精神——当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至暗时刻，总有不屈的脊梁挺立而起，以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，为民族解放浇筑出一条通向胜利的艰险之路。

车桥战役的号角，不仅宣告了华中反攻的开始，更在历史长河中激荡着永不磨灭的回响；那是铁血铸就的丰碑，是照亮胜利破晓的烽火。

丰碑永铸：铁军脊梁、国际战士与人民伟力

车桥战役的胜利，打出了攻坚与打援并举的“组合拳”，成为游击战与运动战紧密结合的典范。这一战的胜利是战术上的胜利，而胜利背后是一个个为战争付出努力、鲜血，甚至生命的身影。他们是新四军战士、国际战士，还有根据地的人民。

车桥战役中，我军指战员浴血奋战，不怕牺牲，“飞将军”陈福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据江苏淮安车桥战役烈士陵园讲解员杨颖介绍，陈福田在攻打车桥一个据点的战斗当中，腰间绑满手榴弹，手上拎着一个十字镐，肩上背着一个普通的梯子，飞身上碉堡顶盖，用手上的十字镐硬生生在碉堡顶盖凿了一个洞，将腰间绑满的手榴弹全部扔进碉堡。他冒着枪林弹雨，却似乎浑然不觉。

而像陈福田一样不畏牺牲的战士，遍布整个战场。车桥一役，我军53名指战员英勇牺牲，185名指战员光荣负伤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。如今，在淮安车桥镇的车桥战役纪念馆广场上，仍能看到记录了车桥战役中英勇牺牲的53位烈士中部分烈士名字的石碑默默

伫立。

战场上，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身影——日本反战士士松野觉，原日军上等兵，被俘后觉醒，毅然参加了新四军，后任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。当车桥战役打响后，他高举喇叭筒，负责战场喊话。见敌人拒不投降并疯狂射击，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义愤填膺，夺过战友的步枪投入战斗，连发三枪，子弹击中两名日军后，他本人不幸头部中弹，壮烈牺牲。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赞扬说：“松野觉的战场喊话是真理的声音，震撼了那些远离故国的日本士兵的心弦。”

战役的辉煌胜利，更离不开老百姓这座最大的“靠山”。据淮安市政协委员、长篇小说《车桥车桥》的作者于兆文介绍，淮宝地区5万民兵、民工参与支前，“新四军要什么，老百姓就支援什么”这句话响彻淮宝大地。在战役发起前1个月，淮宝地区发动3万老百姓提前在湖中浅水区秘密修筑总计15公里长的5条行军坝；西安丰镇太仓村老百姓为了让新四军快速行军，全村发动，拆下自家房屋门板、房梁搭在船上，用牛绳、长木棍拴紧，组成船桥。



车桥战役纪念碑 赵启瑞 摄